



敌 人

高尔基著

敌 人

(三場 戲)

高 尔 基 著

林 陵 譯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М. ГОРЬКИЙ
ВРАГИ

根据《M.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6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译出

故 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音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J0069·488 字数84,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刷3^{3/4} 帧页1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定价(7) 0.36 元

人 物

札哈尔·巴尔廷——45岁。

波丽娜——他的妻，近10岁。

雅可夫·巴尔廷——40岁。

塔季雅娜——他的妻，28岁，女演员。

娜佳——波丽娜的外甥女，18岁。

畢乞羅戈夫——退休将军，巴尔廷兄弟的舅父。

米哈依尔·斯克罗卜托夫——40岁，商人，巴尔廷兄弟的合伙人。

克裏帕特拉——他的妻，30岁。

尼古拉·斯克罗卜托夫——他的弟弟，35岁，法学家，副检察官。

辛卓夫——办事员。

波洛其——办事员。

老馬——退伍士兵。

葛列可夫
列夫欣
雅戈廷
李亞勃卓夫
阿基莫夫

} 工人。

阿格拉芬娜——女管家。

卜卜亦陀夫——宪兵队长。

克华奇——骑兵武士。

陆军中尉

巡长

巡警

宪兵、士兵、工人、职员、仆役。

第一幕

花园。多年的大菩提树。花园深处的菩提树下是一个白色的军用帐篷。右面树下是一个躺床式的宽阔的土墩，土墩前面是一张桌子，左面菩提树荫下是一张长桌子，桌子上已摆好早餐。一个小小的茶炊正在沸滚着。桌子周围是藤椅和藤圈手椅。阿格拉芬娜正在熬咖啡。老马站在树下抽着烟斗，波洛其站在他的面前。

波洛其（一面说话，一面粗鲁地指手划脚）……当然，你说得有理，我是一个小人物，我的生命很渺小，可是每条黄瓜都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摘黄瓜不给我代价我是不能许可的。

老马（无精打采地）谁也不会来请求你的许可。

波洛其（拿手放在心口）可是，对不住！要是有人侵占你的财产，你有权请求法律保护吗？

老马 你去请求吧。人家今天摘你的黄瓜，明天摘你的脑瓜……这就是法律！

波洛其 可是……你这话很奇怪，而且很危险！你是个士兵并且是挂勋章的士兵，怎么能看不起法律呢？

老马 没有法律，只有口令。向左转，开步走！你就开步走！人家说——立定！你就立定。

阿格拉芬娜 老馬呀，你就別在这里抽你的馬霍尔卡①
烟了吧，树叶子都被烟熏枯了……

波洛其 要是他們是餓了来摘黄瓜，——那我明白……
許多行为都可以用肚子餓來說明；可以說，种种下
流的事情，都是为了塞饱餓肚子才做出来的。人要
吃飯的时候，那就当然……

老馬 天使并不吃飯，可是天使里的魔鬼还是去反对上
帝……

波洛其 (高兴地)所以我就把这叫做搗乱！……

雅可夫·巴尔廷上。他說話声音不高，好像他自
己在听着自己說的話。波洛其向他鞠躬。老馬草草地
行了一个軍礼。

雅可夫 你們好！你来干什么？

波洛其 有件事情請求札哈尔·伊凡諾維奇……

阿格拉芬娜 他来告状来啦。昨天夜里厂里的工人偷他
的黄瓜了。

雅可夫 啊……这个事情應該告訴我哥哥……

波洛其 一点也不錯……我就是要去找他。

老馬 (嘀咕着)可是你并不到什么地方去找，却老站在
一个地方穷嘀咕。

波洛其 大概，我并不打攪你吧。你要是在看报或是做
什么别的事情，那当然，我算是打攪你了。

① 劣等烟草，烟末子。——譯者注。

雅可夫 老馬，到这兒來……

老馬 (走過去)你呀，波洛其，吃不了一點小亏，專愛
東告西告！

波洛其 你說這些個話，太不應該了……人長舌头就是
为了告状嘛……

阿格拉芬娜 別說啦，波洛其……你簡直不像個人，像
个蚊子……

雅可夫 (对老馬)他待在这兒干什么，啊？讓他走吧……

波洛其 (对阿格拉芬娜)如果我的話只是使你的耳朵不耐
煩，可是不能打动你的心，——那我就不說了。

(他走开，在小徑上踱着步，用手摸着一棵一棵的树。)

雅可夫 (不好意思地)怎样，老馬，我，大概，昨天又……
得罪了什么人了吧？

老馬 (暗笑)是的。是得罪了人。

雅可夫 (踱着步)唔……奇怪！为什么我一喝醉总要說
些粗言粗語的話呢？

老馬 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喝醉酒的人反而比清醒
的人好一些，勇敢一些。他誰也不怕，并且也不怜
惜自己……早先我們連里有一个下士，清醒的时候，
鑽營拍馬，播弄是非，跟人打架。可是喝醉了
酒就哭哭啼啼。他說，弟兄們，我也是人，你們唾
我吧，他求人家唾他的臉。有些人就真唾他。

雅可夫 昨天我跟誰說話啦？

老馬 跟檢察官。你对他說，他的脑袋是木头的。后来

你又跟檢察官談到長的太太，說她有很多姘头。

雅可夫 曜，你看……我何必說這些个呢？

老馬•我不知道。你还……

雅可夫 好了，老馬，够了……否則，好像我对什么人都說了一些不愉快的話了……唉，这該死的伏特卡酒……(走到桌子跟前，看酒瓶，倒了一大杯，一小口一小口地把它喝完。)

阿格拉芬娜斜着眼睛看他，嘆氣。

你有点可怜我吧，啊？

阿格拉芬娜 非常可怜……你跟大家都这样很隨便——
簡直不像个老爷……

雅可夫 可是老馬他并不可怜什么人，他只是大談哲學。要使一个人能思想，應該先讓他受点欺侮，对嗎，老馬？

帳篷里傳出將軍的喊声：“老馬！来呀！”

人家把你折磨得很厉害，所以你才很聰明，是嗎？

老馬 (走过去)我看見將軍，就变成傻瓜了……

將軍 (从帳篷里走出来)老馬！去洗澡，快！

他們一起走往花園的深处。

雅可夫 (坐下，在椅子上搖晃着)我的太太还睡着嗎？

阿格拉芬娜 已經起來了。澡也洗过了。

雅可夫 那么，你是可怜我嗎？

阿格拉芬娜 你應該去治治病。

雅可夫 曜，倒一点白兰地給我。

阿格拉芬娜 也許；別喝了吧，雅可夫·伊凡諾維奇？
雅柯夫 为什么呢？我少喝一次，对于治病，并沒有什
么帮助。

阿格拉芬娜嘆了一口气，倒白兰地。米哈依尔·
斯克罗卜托夫迅速地走上；他样子很激动，神經質地
捋着一撮尖尖的黑鬍子。手里拿着帽子，他用手指把
它扭捏着。

米哈依尔 查哈尔·伊凡諾維奇起来沒有？還沒有？恐怕
還沒有！有沒有冷牛奶？給我来一杯。謝謝。早，
雅可夫·伊凡諾維奇！……消息你听到沒有？……
这些个混蛋要求我把工头紀奇可夫撵走……哼！他
們威胁要罢工……他媽的……

雅可夫 你就把工头开除好了。

米哈依尔 这倒方便，可是問題不在这兒！問題是在
于，讓步会把他們惯坏了。今天他們要求撵走工
头，明天他們就会要我上吊給他們看熱鬧……

雅可夫 (溫和地)你以为他們明天会要你上吊嗎？

米哈依尔 还給你鬧着玩么！嘿，你來对付对付这些又
黑又脏的紳士看，他們差不多有一千人，你的哥哥
拿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还有一些坏家伙拿各种各
样的傳單，冲昏了他們的脑袋……(看表)快要十点
了，他們揚言中午的时候就要开始他們的搗亂行
动……可不是，雅可夫·伊凡諾維奇，在我休養的時
候，你那位可敬的哥哥把工厂給我糟蹋坏了……由

于他不够强硬，把工人给惯坏了……

辛卓夫自右面上。他约摸三十岁。在他的身上和
脸上可以看到一种沉静而庄重的气度。

辛卓夫 米哈依尔·华西里亦维奇！工人代表已到办公
室，要求见厂长。

米哈依尔 要求？你去叫他们全都滚他们妈的蛋！

波丽娜从左面上。

对不住，波丽娜·德米特利亦夫娜！

波丽娜 （和蔼地）你总是骂人。现在是为什么骂人啊？

米哈依尔 你看，都是这帮无产阶级！……他们在那兒
要求！……他们早先本来是向我和和气气地请求
的……

波丽娜 我老实告诉你，你待人太凶了！

米哈依尔 （两手一摊）哼，你看！

辛卓夫 对代表们怎么说呢？

米哈依尔 让他们等一回……你去吧！

辛卓夫不慌不忙地下。

波丽娜 这个职员的脸倒长得挺不错。他在我们厂里好
久了嗎？

米哈依尔 大概，快一年了吧……

波丽娜 他给人一种印象：他是一个正派人。他是做什
么的？

米哈依尔 （耸耸肩）一个月赚四十卢布。（看表；叹口气，
环顾周围，看见树下的波洛其）你来干什么？找我的吗？

波洛其 米哈依尔·华西里亦維奇，我是来找查哈尔·
伊凡諾維奇的……

米哈依尔 有什么事情？

波洛其 为了私有財产权受到侵犯……

米哈依尔 (对波丽娜)讓我来介紹，这也是一位新职员！
是一个热心搞菜园子的人。他深信，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为了侵犯他的利益而創造出来的。太阳啊、英
国啊、新的机器啊、青蛙啊，什么东西都在妨碍
他……

波洛其 (微笑)我敢說一句，青蛙叫起来的时候，真会
妨碍每一个人……

米哈依尔 你快到办公室去！把公事扔下，跑来告状
——你这算是什么習慣？我不喜欢这一套……去
吧！

波洛其鞠一下躬，走开。波丽娜带着微笑用長柄
眼镜看他。

波丽娜 你看，你多么厉害！不过，他是一个很可笑的
人……你可知道，俄国人比外国人的花样多一些。

米哈依尔 你要是說——更不像样一些，我倒同意。我
管人已經管了十五年……我知道，道学家的文章所
描写的善良的俄罗斯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波丽娜 道学家的文学？

米哈依尔 当然是道学家的文学。所有这些車尔尼雪夫
斯基^①之流，陀勃罗留波夫^②之流，士拉多夫拉茨

基^③之流，烏斯宾斯基^④之流都是的……(看表)怎么这么久札哈尔·伊凡諾維奇还不来啊，啊呀！

波丽娜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嗎？他在跟你的弟弟下那盤昨天沒有下完的棋呢。

米哈依尔 可是在厂里，午饭之后他們就要罢工……唉，你知道，俄国永久沒有希望了！这已經可以斷定了。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根本不喜歡做工作，完全沒有能力維持秩序，一点也不尊重法制……

波丽娜 但是这是很自然的：在一个沒有法律的国家里，怎么会有法制呢？我們不是外人，你知道，我們的政府……

米哈依尔 可不是嗎！我并不為誰辯護！也不為政府辯護。你就拿益格魯·撒克逊人來說……

札哈尔·巴爾廷和尼古拉·斯克羅卜托夫上。

要建設国家，沒有比他們更好的材料了。英国人对于法律是这样順从，就像馬戏班里訓練馴服的馬匹一样。英国人的守法精神是渗透在骨头里和肌肉里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作家，文艺批评家，民主主义思想家。——譯者注。

② 陀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文艺批评家，民主主义思想家。——譯者注。

③ 士拉多夫拉次基(1845—1911)，俄国民粹派作家。——譯者注。

④ 烏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民主主义作家。——譯者注。

的……札哈尔·伊凡諾維奇，你好！尼古拉，你好！

請你准許我向你報告，你對工人實行自由主義政策之後的新成績：他們要求我立刻攆走紀奇可夫，否則的話，他們就要在午飯之後罷工……就是這樣！你對於這事的看法怎樣？

札哈尔（搥額）我？唔……紀奇可夫？這……就是那個愛打架的家伙？並且老是跟姑娘們胡鬧的那一個？……把紀奇可夫攆走，當然可以！這是很公正的。

米哈依爾（激動）呸！我的可敬的同伙，我們來好好地談談看。現在要談的事業，不是公正不公正的問題；公正不公正，這是尼古拉管的事情。我要再說一遍，你所理解的那種公正，是會毀滅我們事業的。

札哈尔 对不起，亲爱的！你这是發表奇談怪論啊！

波麗娜 一大早就當着我的面談公事……

米哈依爾 一千个对不起，可是我还得繼續談……我認為這件事情一定要談清楚。在我動身去休養以前，我是這樣掌握着工廠的（拿出握緊的拳头），那時候誰也不敢吭一声！那些什么禮拜天搞文娛活動、讀書會和別的什么玩意兒，你知道，我認為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下，是沒有益處的……俄國人的腦筋是潮濕的，就是給它一星星知識的火花，也不會燒起智慧的火來，——它不過熏着一點，冒點煙罢了……

尼古拉 應該平心靜氣地談。

米哈依尔 (几乎忍不住) 謝謝你的劝告。这个劝告很英
明，可是对我沒有用处！札哈尔·伊凡諾維奇，你
对工人的态度，半年的時間把我花了八年工夫建立
起来的整个坚强的机构都給松懈了、动摇了。大家
本来尊敬我，把我当主人看待……現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有两个主人：一个好，一个坏。好的，当然是你……

札哈尔 (很窘) 对不起……何必这样說呢？

波丽娜 米哈依尔·华西里亦維奇，你的話說得太奇怪了！

米哈依尔 我这样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已处在一个非常难堪的地位！上一次我已經向工人宣布，我宁可关厂，也不开除紀奇可夫……他們明白，我說得出就做得到，——所以也就平靜下来了。星期五，札哈尔·伊凡諾維奇，你对工人葛列可夫說，紀奇可夫是一个粗暴的人，你准备把他撵走……

札哈尔 (温和地) 可是，我的亲爱的，因为他沒头沒脑地打人……还有別的行为……你說对不对，这是不能容忍的！我們是欧洲人，我們是文明人！

米哈依尔 首先，我們是厂主！工人一放假就互相沒头沒脑地打架，——我們管这种事情干什么？是不是有必要教育工人行为端正，这問題你得以后再解决了，可是現在有代表在办公室里等着你，——他們要求你把紀奇可夫撵走。你打算怎么办？

札哈尔 可是，难道紀奇可夫是这样宝贵的人吗，啊？

尼古拉 (冷冷地)据我了解，——现在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

米哈依尔 正就是嘛！现在的問題是：谁是工厂的主人，是咱们俩呢还是工人？

札哈尔 (手脚无措地)嗳，我明白！可是……

米哈依尔 如果我們向他們讓步的話，——我简直不知道他們还会提出什么要求。他們都是无賴。搞什么礼拜学校和諸如此类的玩意，半年来已經發生作用——他們像豺狼似的看着我，并且已經散發傳單了……已經聞得到社会主义的气息了……哼！

波丽娜 这样偏僻的地方，突然来个社会主义……这倒好玩。

米哈依尔 你以为好玩嗎？可敬的波丽娜·德米特利亦夫娜，孩子小的时候，他們都很好玩，可是他們慢慢地長大了，有一天你会發現他們是一批大混蛋……

札哈尔 那么你想怎么办呢？啊？

米哈依尔 把工厂关闭。讓他們稍微餓餓肚子，这可以使他們冷靜一点。

雅可夫站起来，走到桌子跟前，喝点酒，然后慢慢地走开。

等我們把工厂一关，女人們就会工作起来了……她們就要哭哭啼啼的，女人們的眼泪，就会像阿摩尼

亞水似的，对那些被幻想麻醉了的人發生作用，
——他們就会清醒过来！

波丽娜 你說得太殘忍了！

米哈依尔 現实要求这样做。

札哈尔 可是，你知道，这个办法……是否有必要采取
这个办法呢？

米哈依尔 你能提出什么別的办法嗎？

札哈尔 假使我去和他們談談呢，啊？

米哈依尔 你当然会对他們讓步，那时候我的地位就更
加不堪設想了……可是，請你原諒我，你的犹豫不
决使我很生气，真的！至于这种犹豫不決的害处，
那就更不用說了……

札哈尔 （急忙地）但是，亲爱的，要知道，我并不是反
对，我只是这样想想罢了。你知道，我与其說是工业
家，还不如說是地主……这一切对于我都是新的、
复杂的……我想做一个公正的人……农民要比工人
温和些，心腸好些……我跟农民相处得很好！……
在工人中間有很有意思的人，但是整个工人群众
——我同意你的話——他們是很放肆的……

米哈依尔 特別是从你答应了他們許多諾言以来……

札哈尔 可是，你知道嗎，你走了之后，立刻开始活跃
起来了……就是說，开始波动起来了……我，也
許，处事不謹慎……但是，当时是應該使他們平靜
下来的。報紙上登出我們工厂的事……你知道，登